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丹青书香谱

汉族

肖

芒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世紀中國民族宗教文庫

科學出版社

ISBN 7-03-014000-0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丹青书香谱

(汉族)

肖
芒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一、引子：一耳光打出的解元

这个汉族之家虽然没有见诸于文字的家谱所记载的显赫家世，但却是正宗的书香世袭。每教育下一代人，长辈总能列举出勤勉出众的族中先辈贤能作典范。因此，凡是成大器的肖氏门中人，无论相隔多少代，都有所忆及。

肖家是地地道道的昆明人，数百年以前就定居在昆明城西的麻园村，现在的云南艺术学院附近。据说，当时麻园村几乎都是肖氏家庭的血亲和旁亲。肖家以种植剑麻为主业，将麻撕成细丝，做成绳子和麻布出售，在昆明城中设店铺销售。麻的经济价值很低，每年的收入只能勉强糊口。一些年后，麻的种植和经营已入不敷出，族内人有的改种蔬菜、有的到城

里做小生意、有的去帮人打工。肖培元是肖氏门中改写肖家历史的重要一员。

培元 10 岁时，父亲病故，母亲靠做麻线生意无法养家，只有将他送到昆明民生街的一家店铺当学徒。从小就在饥饿中成长的培元，缺乏营养而骨瘦如柴，无力做重活，只能替老板家带初出襁褓的幼儿。小孩带小孩力不从心，常出差错，培元多次被老板娘处罚。夏季的一天，老板家的小孩因为气候太热而哭闹不止，培元用弱小的双臂抱着比自己轻不了多少的小孩摇哄不停，几个小时过去，累得疲惫不堪，小孩仍不安宁。培元又饥又渴，拼命喝水来解渴充饥。老板娘外出回来见少爷嚎陶不停，勃然大怒，怒吼着恶狠狠的打了培元一耳光，培元一惊吓，尿湿了裤裆。他感到屈辱和愤怒。有个性的培元冲出店铺，狂奔回四壁皆空的家，扑进母亲怀里大哭起来，不愿再当学徒。善良而无奈的母亲看着儿子这般模样，眼泪唰唰往下流，决定起早贪黑打工，以当佣人和浆洗衣服来供养儿子继续读书。培元不负母亲的一片苦心，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了 3 年诗书，凭顽强的毅力和聪颖的天资，终于在全省考试中一举夺魁，中了解元，因此，留下了“一嘴巴打出个解元”的美谈。

继后，培元进入京城深造，在咸丰壬子(1852 年)年间，被钦点入翰林，之后，又被皇帝赐封山东济南府知府一职，继任东泰武临道、按察司、按察等职。接着肖培元便在山东娶妻安家，进入了上层社会。

肖培元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应奎、次子名应椿。尽管培元在山东做官，但心中时时系挂着故乡昆明，特

派人到昆明，在贡院坡买了两座花园大院，把两个儿子送回昆明读书，要他们参加乡试。

正当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儿子准备考试之前，培元夫妻突然病故。应奎未能参加乡试直赴济南奔丧，待家事料理完毕，便留在济南谋职。应椿在昆明参加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光绪癸巳参加乡试举人，后又钦点翰林入京。肖家一时名扬春城，被喻为“父子翰林之家”。后来，应椿在哥哥的说服下，从北京到山东谋职，曾任山东省商务、矿务、劝业督道及观察等职。兄弟俩都在济南成家立业。

二、妙笔丹青 书香一绝

肖应椿在济南成家后，生子肖钡。肖钡从小苦读诗书，非常勤奋，但考试时均场屋不利，未能及第。不过他人品好，学识高。1893年30岁时前往贵州总督府，在任可澄、刘显世府中任录事(相当于秘书官)。当时其子肖士英仅两岁，也随父亲肖钡和满族母亲叶赫那拉氏迁到贵州。在贵州又添了弟弟士俊和两个妹妹纫芳、纫兰。

1. 丹青初炳

肖士英，字尧丞，1891年4月21日出生于济南。从3岁起，父亲肖钡就请了私塾老师给他启蒙，教他

旧学古书及“忠君爱国，孝亲尊师”等伦理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类的价值观念。他心静好学，特别喜欢东抹西画，老师见他有绘画天赋，就刻意指点他。在他5岁时就能画出逼真的竹草花石，7岁时已能画人物素描，10岁时便开始作年画，画些斗方、条幅送亲友裱门窗，贺新年。13岁时便能临摹出古代不少名画家的山水画，深得贵阳画家们的赞许。

肖铤见儿子在绘画方面很有禀赋，便专门为他配备了画室，购买了颜料、宣纸及国画理论的书籍，供他学习使用。少年肖士英心中已播下了最富生命力的绘画艺术种子。他对各画派、画法均有所接触和了解，并得到贵阳不少画家的指点，汲取了大量营养，画业进步神速。他酷爱半工写意，不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样样都是他作画的体裁。他成了当时筑城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

辛亥革命后，肖铤一家回昆明定居。当时的贵昆公路交通十分困难，山高坡陡，匪盗猖獗，禽兽肆虐。历经一个多月的马帮运输，几经险情，一家人终于安全到达昆明城。这时，肖培元在贡院坡的花园大院已被远房亲戚占用，肖铤一家只有暂居好友家。

2. 东渡扶桑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先进青年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去学习外国革命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才能救中国。1915年，正处于苦闷中的肖士英听到

云南招考赴日首批公费留学生的消息，这对他来说，不仅是解脱痛苦、寻求光明的机会，而且是事业之路真正起步的关键。他毫不犹豫报名投考，每天披星戴月在书斋温习功课，甚至咳嗽、咯血也不休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试结果出来，他一举夺魁，成了云南省仅录取的两名留学生中的一名，被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录取，所攻专业是染科中的颜料染色。

肖士英初到日本时，几个留学生一起住在东京市郊松崎先生家。学校到住处步行约半小时。学校纪律十分严格。日本学生的伙食由学校全包，而中国学生的伙食要自己出钱。享受官费的肖士英，生活费用全靠国内地方政府极有限地供给，而云南省教育司常常不能按时将他们的生活费寄去，父母又无力支付，所以生活十分拮据和清寒。每天放学后，几个同学就自己生火做饭，买最便宜的食品充饥。

松崎老师是学校的中文教员，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他对四个中国学生(云南的两个、贵州的两个)特别关照，不仅在学业上给予特别辅导，而且在经济上还经常接济他们。他们对恩师十分尊重和爱戴，亲如一家人。几个学习勤奋的穷学生，与那些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的富家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离开日本回国时，松崎老师对他们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希望就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肖士英直到暮年还时常回忆起自己的异国导师，怀念着对自己学业给予了很大帮助的松崎先生。

在日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肖士英的画艺提高很快。他不耻下问，四处求师，几乎遍观了日本人创

作的中国画，拜访了许多专攻中国画的日本名画家。参观了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掠去及历代流传到日本去的宋代真迹后，觉得日本人画的中国画水平高超，尤以北宋工笔画法最为见长。他到各地出版社寻画册，终于征购到由日本出版的中国工笔画册及技法书籍百余册。自己祖国的国粹北宋画派在国内已出现没落的危象，而在日本却风靡热炒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压抑和困惑，他决心专攻北宋没骨重彩工笔花鸟画，为中国画坛争光、争气。

没骨重彩工笔画是中国画中用笔最细密、最注重细部描绘、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的一种高难度绘画艺术风格，所画出的禽鸟骨肉皆备，形象丰满，神态逼真，不见笔迹而耐人寻味。肖士英中国画功底深厚，又专门攻读了染色学，对绘画调色大有裨益，他的画色彩协调、光亮艳丽、流光溢彩、实而不俗。

3. 日本情缘

肖士英在日本留学时刚满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1.75米的个子，瘦削俊秀的脸庞，一副金丝眼镜，温文尔雅，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衣服随时挺括整洁，在同学中一表人才，人品出众。

松崎老师的小女儿，名叫君代，年方15岁，情窦初开。肖士英及几个留学生与她同住一幢楼，松崎老师经常叫小女帮他们收收洗洗，送水倒茶。不久，

大家便相处如兄妹，君代对肖士英的关心尤为细腻。肖士英初到日本时，语言不通，学习十分吃力，君代耐心地当起了他的口语老师，不厌其烦地教为他纠正发音，使肖士英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用日语对话。

一次，肖士英受凉，发热3日不退，迷迷糊糊睡在床上，君代小姐在他身边整整看护了3天。君代看着远离家乡的穷学生病得很重，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关心和同情的泪水。她将肖士英的生活照理得很细致，吃的、洗的全是她一个人做。在一种温馨、和睦的氛围中，爱的种子渐渐开始萌芽了，肖士英已离不开君代。

两人情深意切，商量好等肖士英学成回国，一起到中国完婚。可当肖士英将充满新生活希冀的信寄回家征求父亲意见时，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在信中说：“不能与异国之女联姻，否则上辱祖宗，下辱儿孙。”在封建观念的束缚下，两个相恋倾心的异国年轻人被迫劳燕分飞。士英回国时，君代悲痛欲绝，在码头分别的情景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周围的同学都与他们一道断肠痛哭。

肖士英到了晚年还常提起君代，十分怀念和感激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常被一种无法言表和排遣的情愫缠绕着。1945年，肖士英曾构思了一幅樱花相思鸟的作品，画面上是一株樱花树，嫣红花朵开满花枝，天空中挂着一轮淡黄色的满月，凄凄冷冷，几缕云丝飘过，一只雌相思鸟站在花荫下静静地翘首等待着。这幅画绘得精美无比，可见他的用心良苦和对异国情人的恋情之深之久。

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就读时，还有一位日本少女惠子，对肖士英也格外钟情。惠子出生于日本一士绅家族，家中十分富有，从小便是一位倍受宠爱的千金小姐，到学校上学每天都有专车接送。惠子的性格与君代不同，开朗、大方、热情、随和，交际广，为人友善，朋友很多。每逢节假日，她都盛情邀请肖士英到她家做客，经常在经济上帮助他，并给他添置衣物，还不时提供一些零用钱。同学们都说肖士英福分不浅，而肖士英却始终把惠子当小妹妹和好同学相待。惠子十分坦诚，为士英购买了大量绘画的书籍、参考图片和资料，还买了幻灯机等高档用品。士英回国后，两人还鸿雁不断，各自都把对方视为挚友，把自己的生活、事业情况向对方通报。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战乱的烽火硝烟才把他们阻断。

4. 西装风波

肖士英3年的留学生活紧张的学习、观摩、拜访和丰富的感情世界中过去了。他原打算再从精、深方面提高画艺，继续求学，但父亲病逝的消息，牵动了他的孝顺之心，母亲和弟妹六口之家生活无着，士英只得辍学归国。

他从日本乘船到上海，又由上海乘船到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抵昆。

当时的留洋学生在回家的路上都要换上长衫马褂，有少数学生穿着学生装回乡已算大胆了。而肖士英回昆

时穿着西装，到昆后仍是西装革履，梳着东洋头，系着领带进出，与满街梳小辫、穿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的男性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街头行走总被人围观和指指点点。亲友家人软硬逼他换掉西装，入乡随俗，他坚决不依，成了昆明最早穿西装的人之一。

可云南这个古称“蛮荒”的地方，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穿起洋装后遗老遗少们看不惯，变成了“洋奴”、“假洋鬼子”。到了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及许多官宦穿起了西服，议论之声才逐渐减弱。

西装风波在当时小小的昆明城闹得满城风雨，各种议论纷纷灌入肖家，而个性极强的肖士英仍然我行我素，他认为穿西装既精神又方便，而长衫马褂拖泥带水，既麻烦又老态龙钟。慢慢地，人们也习以为常不再议论了，一些华侨、留学归国者及年轻人也大胆地穿上了西装。

5. 唐继尧的画师

肖士英回到昆明后，受省立中学校长李春镶和昆明师范学校校长何作楫之聘，分别在省立中学和昆明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员。他为人谦和，做事谨慎，工作认真负责，加上风度翩翩，又是留日学生，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家门世交赵藩、钱钟将他推荐给云南省主席、督军唐继尧。唐继尧一见他，深感满意，任命他为督军公署秘书，护国军兴后任、上校秘书官，不久又将印章交给他负责，委以监印官之头衔。

唐继尧能吟诗作词，喜书画，得知肖士英画技颇深，就请他作私人画师。每周三、六，肖士英按时到唐继尧办公室教授他竹、草、石的画艺。唐继尧对肖士英十分尊重，以师礼待之。肖士英也将自己的画艺毫无保留、耐心地传授给唐继尧，从用墨浓淡，握笔、下笔开始，并将风竹、雨竹和用色绘工笔竹等技艺，以及郑板桥派为主的绘画要领——教给唐继尧，使唐继尧的画一时成了饶有微名，风骚抢手的赠品和收藏品。人们知道了肖士英是唐继尧的画师后，求画者更是不绝于门。这一时期，唐继尧每次出巡，肖士英都抱印随行，前呼后拥，煞是威风了一阵。

1926年，唐继尧的兵权被夺，肖士英便赋闲回家。他失去了工作，心中苦闷，每天借酒消愁。在任监印官时，他未曾想到自己会有失业的这一天，所以平时毫无积蓄，回家闲居后不久便债台高筑，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苦熬了一年多，旧友省政府秘书长由云龙将他推荐给昆明市长庾晋侯。庾市长聘任他为昆明市商税局局长。本来这个差事是一个肥缺，但肖士英只知道规规矩矩办事，本本分分为人，所以薪金也只能维持生计并略有节余。

好景不长，由于市长更换，肖士英当了两年商税局长又离职回家。家中人口多，开支较大，任商税局长时的积蓄很快用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只得靠卖画养家。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谁有闲情逸致赏画，买画者寥寥无几。

6. 肖牡丹

在贫困交加的岁月，肖士英宁肯忍饥挨饿，也未曾停下对艺术的追求。好不容易凑了一个月的糊口钱，他为了买绘画的原料，一下就用去一半。兄妹、子女们知道他的性格，忍着眼泪去捡菜叶，刨薯藤、挖野菜来煮粥充饥。

他除绘画外还特别喜好园艺，对园林、花卉、养殖颇有研究，常以自己种植的花草和饲养的禽鸟作为写生对象。在所有的花草中，他尤其酷爱牡丹和茶花，以此为体裁的作品较多，故有“肖牡丹”和“肖茶花”之雅号。

父亲肖璜携家带口回到昆明不久后，几经交涉，收回了肖培元在贡院坡买下的花园大院。肖士英从日本回昆后，便成了院中的园丁。他种植的四季名花四季吐艳飘香，春有牡丹、芍药、海棠及从日本带回的樱花、碧桃等；夏有蔷薇、玫瑰、绣球、石榴花及紫藤、白藤；秋有各种西洋菊、土菊花锦簇争妍；冬有红、白、绿梅及腊梅开满庭院。整个院内四季皆春色，天天有花香。从日本带回的樱花苗较多，他除了在自家大院内栽种外，其余的全部种植在圆通山的后山上，今天的昆明一景——“圆通赏樱”中看到的日本重瓣樱花，便是肖士英当年的遗爱，也是对昆明园林的一大贡献。

肖士英把自己种的所有花木都写生入册，特别是对牡丹、茶花的娇媚、高雅姿态，捕捉得滴水不漏、淋漓尽致。从蓓蕾初绽到繁花盛开、凋谢落叶全过程的正反、左右、上下的千姿百态及不同光影下的投射效果都一一描绘。他整天如痴如醉地围着花转，凡见花色有变化，都细心描绘、记录下来。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片，描画花色全靠眼睛辨别和脑子强记。他画的牡丹花不仅形态逼真，而且神韵逸出，许多书画作者和花卉爱好者都上门求艺，他对来者从不拒绝，热情接待，耐心指教。

对云南山茶他也非常厚爱，并常说，山茶性格倔强，顶风寒、傲霜雪的精神值得颂扬。他的另一嗜好便是四处寻找花色品种，广为培植。偶见奇花异种，不惜典衣当物购入，植于园中。没有几年，“肖园”在昆明已成了社会名流、文人墨客的聚会之地。

肖士英的画充分表现出了云南茶花艳丽、厚重、纯朴之美。他着色时，运用了传统的渲染重彩和对比烘托之手法，起到了浓而不俗，艳而不繁，厚而不腻的赏心悦目效果。

他在对花卉写生的同时，对飞禽蜂蝶乃至蟑螂、蚂蚁的一举一动都精心观察，有时甚至进入梦幻似的如痴如醉，发呆、入神。画孔雀时曾特意购来一只孔雀标本参照作画，唯恐有不真实之处。

肖士英培植花卉十分精心和科学，本世纪20年代末期，茶花被选为昆明市市花后，曾先后举办过三届市花展览。肖士英培植的“牡丹茶”荣获第二届金奖，“九心十八瓣狮子头茶花”荣获第三届金奖。“恨天